

# 卷三十八

## 龍圖公案卷之一

### 阿彌陀佛講和

話說德府孝感縣有一秀才姓許名獻忠年方十八生得眉清目秀丰  
 神俊雅潔門有一屠戶蕭輔漢有一女兒名淑五年十七歲甚有姿色每  
 日在樓上綉花其樓近路常見許主行過兩下相看各有相愛的意時日  
 積久遂通言笑許生以言就之女即微笑道肯其夜許生以樓梯暗引  
 上去与蕭携手蘭房情交意美及至鷄鳴許主欲归暗約夜間又来淑五  
 道倚梯恐夜間有人經過看見不便我今備一員木在樓枋上將白  
 布一員木半垂樓下汝夜間只將手緊抱白布我在樓上吊扯上  
 來豈不美許生喜悅不勝至夜果依計而行如此往來半年鄰舍頗知  
 只滿樓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  
 樓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



書名 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  
 年瀋陽成文信記刊本  
 撰者 明 闕名 撰  
 卷 卷三十八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系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編號 D86210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系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年瀋陽成文信記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有一個却是平安他本姓武  
忽然的又來了他的兩個  
他將我網在他家明柱上  
這其間多虧他姐武女  
當下士英說多虧武世相救大人叫聲我究不必悲傷有話起  
來講要知端的部分解



# 龍圖公案

第叁拾捌部

茂齋

# 讀圖公案

第叁回

英齋



為人何必苦奔忙。

諸事全憑有止蒼。

碌！浮生轉眼快。

黑髮忽然變成霜。

上部書說的是色大人命三公子有話平身慢講色士英躡身形口稱叔父孩兒還有不孝之罪大人向衙事呢公子就將染病多虧方老學之德後因拾金不昧反生禍殃有竇媽：探監代信許親答救方先生定親之事細說一遍後又將張龍趙馬被誣多蒙蔣澤長相救的話還有武氏自縊身死抛下了幼兒名喚九如孩兒懸掛在心必當答報的話又說了一遍色大人听罢說吾定親之事何罪之有既然要報武氏之德這事進在叔父身上我免且歸後堂探望你孀母某自有定奪公子起

身到後堂，這且不表。且說色大人正想着，要差次色典，逃往。只見長隨來報，公孫先生回來了。夫人分付，書房相見。話言未了，只見委員已走到書房，打躬行禮。色爺先生起身，只尊先生。多有風霜勞碌，命色典設坐。先生打躬謝座，將夏古驟尼僧與卜良之事，一一訴說一番。又將夜間夢見老者，言凶手在桂陽之話，又說了一番。又把李保之事，又細講了一遍。夫人聞所點頭，說先生一路風霜，多有乏倦，且到自己書房歇息。明日某與先生接風，失生路身形，打躬告辭，走出書房去了。這話不提。且說色典附，色典代領小環，去到彩鳳路，迎請方老先生同小姐家眷，又行文，命本地縣官撥與寧婆官地一傾，還有謝銀千又。

彩緞一端，以為謝意。又命縣官訪尋鄧九如，將方宅家眷送至。州言明親事，候公子會試完婚的話，上未說完，只見從窗外打進一物，落在地下，亂滾。當下色典拾在手內，觀瞻。這色典拾在手內，觀子細，原來是一塊見方的小玩石。外面是果省層，川連帛，細苗綽，帛內色藏有字，具浮皮兜，果定許多棉花線。這色典他遞與大人看，虛實且說色典遞與大人觀看，上面寫着劣聞，老大人有死價三空。劣借一現，大人若用之時，差派能人到五義庄取，万不失信。色典在一傍看，必帖上的言詞，急忙手提灯笼，走至庫中觀看。一番回到書房，回稟大人說：此是乍語小的看過，元匣未動，正說

之間展爺掀簾走進書房色與手拏字帖與展爺看過展爺說此物未失色與說此物无面未動展爺說何以得之色與說小的才然看過展爺說此物失落了色與說此語從何而起展爺說是從你而起色與說這又是何說呢展爺說你若不去看此物不能失若看過必要丟去這為投石同路因他不知存與何處故有此計

展獲尉說罢前後一夕話道把個色與自言他吃一京急忙的付道庫中在觀看他這里手提着灯笼出房中不多時色與回轉更改色說道是宝匣果然无了影宗展爺說此宝失落有亮處少不得展某遠道走上一程

明日里

即早起身往又

五義庄

尋我玉堂走上一程

他這里

面对色相討了限

定于在

半月的工夫定回程

色大人

分付一声請義士

代客廳

大家與展爺齊送行

不多時

來了盧芳與徐慶

還有那

王馬張趙與那蔣平

代客廳

饒行酒宴俱齊備

象武士

俱敬饒行的酒一盞

趙希說

展爺此去多吉兆

必然是

馬到一定就把功成

展獲尉

笑言无心代酒話

他說是

耗子要吃了猫可了不成

這展爺

却與趙虎說戲話

那曉得

四爺蔣平惱在中心

他這里

当着大家把展爺

說道是

有句要緊言詞計心

我想你

一去必先奔丁宗堡

要成功

全仗着丁宅二弟兄

你若是見了丁宅二公子就說是千萬要恕我蔣澤長

我弟兄相契之交非一日這如今借仗展兄把我心明

常這道朋友擇善親戚助你三人還怕王崇有什麼能

當下展爺未曾要去之時原想着是要尋找丁家商議拏王

崇今日却被蔣平一全象人又有相爺在上說的這些話展爺

他到不肯先至丁宅反被蔣平說的他面紅過耳笑着說蔣四

兄此言差矣大丈夫那肯依仗親戚辦事呢這若出兵打仗无

親戚鈔友大概就是尤死而笑蔣爺有話改日在代我不上丁

家去仁兄莫怪我展某是先功德私皆因是蔣平話語說的不良

展雄飛又不急來也不恼

他先把展爺的主意來說這展爺一氣竟奔了五義庄

這正是蔣爺與展爺說的話破傍邊里急壞了行囊君子這

他說是四弟之言為多講展賢弟此去之時也莫逞強

常言道欺敵之人當必敗總而言討回三寶收回王崇

展雄飛喜聞听這直言心歡說道是良大哥言詞到是忠良

我豈肯搬門弄斧失義氣却因何无恨无仇把義氣每

吃必酒一宿晚景休提叙到天明展爺起身去尋王崇

且說展爺別了相爺與象人拜別大家送出衙外展爺也不乘

驛也不跟從人也不出汴梁直奔又江之地

且不言展爺出城上大路再把這丞相包爺明上一明

自從那 展爺清晨往兩江 這相爺 竟無書自己已思量

細思想 今日玉貓將玉我棠 猶恐怕 他二人比並弱與強

且莫若 不多時 叫李才去請公孫 待某家 與他計議仔細商量

今日里 公孫 飛取先 寶生 往兩前 去來 怕者是 是 五身 鼠打 无一 知躬 他生 比在 豪一 強傍

他二人 若是相爭有傷頌 那時節 聖主灼聞 知某怎 當

因此上 某家差人請賢契 為的是 計義個主意細商量

公孫策 同听大人這句話 他這里 站起身形訴說端祥

當下公孫策身打一弓口尊大人這事若依卑職愚諫明日奏

知聖主下旨芦 徐蔣三人前到五義庄速將玉棠拿回見駕當

下色大人點頭到次日色爺奏知仁宗降旨色爺又設筵宴與

一鹿 送行起身這話不提再議展爺

且說這 展爺出城上大路 竟奔那 兩江之地他走慌忙

他行程 偏遇又是三冬景 路途中 朔風兒刮的透体涼

今凌 陣 寒風撲人面 見那此 枯樹殘柳都在又傷

這位爺 日間行程在沿途 到晚間 投宿安歇住在店房

在途中 曉行夜宿不必講 這一天 猛然抬頭到了又江

道路之中有話即長無話即短這一日展爺過了芦花蕩以至

盧家厓天色過晚奔至五義庄一看廣梁大門業已閉了展爺

站立門前叫一声開門來只听里面西門房中走出一人向道 是那一位在此叫門展爺說在下姓展名格字表雄飛在隱賢

村居住這里有位五員外白爺與在下相契特來拜望到此相  
煩尊架通稟一聲

只听那門上那人答應是且慢代我去回稟員外一聲  
听那人進內回稟時多會不見他出來開門把言語明  
在門上展爺等候時多會无奈何付在門前叫了一聲  
只听那東邊房內走出一個人在門里有語開言他問姓名  
門外的展爺付又訴一遍看門的答應轉身他往里行  
且說展爺又在門前等了足有一個時辰展爺心中焦皂暗想  
這又個進內許久全不回來開門既是了想是玉棠不肯開門  
他心想戶大牆高我展某不能自入

展雄飛心想要進芦宅內他這里掖起了袍襟把靴登  
退一步將身蹤至郡房上在上面往里叩暗他看分明  
只見那鴉雀无声少動淨這位爺一躡身形他落流平  
一直的順着甬路往前走過垂花前行來到代客的廳  
並無有人声樵樓更古响也無有柳羅声音也不打更  
展獲尉信步走入花園內但則見過小橋那邊有個小亭  
進園中只見小院多齊整院里邊有個小小的高天柳  
展雄飛走至亭前隔扇看却原來白玉棠看書在屋中  
且說展爺見玉棠在內觀書心中想道我來了這等半日叫門  
不開他原來在此看書真乃豈有此理展爺忖一會說也罷



代我巧進房中將他揪住我問個禮義看他何言答對想罷走  
進房中巧至床前伸手一揪叫声不好原來是個假玉棠展卷  
將身形一退却登在一塊板子上這板子是活消戲往下一沉  
只听得撲通一声响連展卷代板子落將下去下面有個羅網上  
有金鈴响動哧啞傍邊有幾個伺候之人喊一声快拿賊他  
見象人七手八脚把展卷細起解至五義廳前只有五員外正  
自陪客吃酒高談這些人不敢上前回話踮立階下  
只听得員外白爺高談論他說是仁兄你同懷飲几中  
自那日我聞得傳言宗子天子在御園金口玉言把御貓封  
那時節玉棠聞听這個信因此上一怨之中我進汴京

為的是進京要把玉貓找我一比並個上下論輸莖  
在途中下店訪着知心友的那一日玉棠改扮了乞丐形  
我二個一連三日无更改因此上紙馬飛空拜了弟兄  
我看他印堂帶黑不吉利怕的是秋尽冬初他有灾星  
我勸他不去投親就把進京却怎生尊奉母命不敢不從  
到後來果然有難作監內還虧我進京求情去到麻封  
我那裡寄柬苗刀書房內為的是自茶散番案啼色公  
第二次曾在詞中提詩句怨斬了佞賊郭安為的不平  
龐府中吊虎島山改他的老龐文他恨殺双美在樓中  
二西樓與大哥割袍斷義我想那色相雄飛他必發兵

那曉得 御貓他不敢出世 原來是 總是丈夫却是女形  
在麗宅 等候御貓无音信 因此上 昨朝偷盜了宝三宗  
非是我 胆大心高把乾坤 為的是 驚天動地留下美名  
白玉棠 把話說完哈哈笑 這不就 立怔了听話判的面面  
當下玉棠把話剛說完只見家人回稟說我等挈住一個賊  
人請五員外蒞落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綠樹叢中好放牛

牧童不用拽繩頭

迢迢林下無窮樂

放去燕回得自由

且說芦宅家人回稟五員外挈住賊人當下玉棠哈哈大笑叫  
声柳兄你看我這五義庄竟有胆大賊人前來偷盜吩咐綁上

來這展爺且作不語隨着他人走至廳前眾人吆喝跪下

白玉棠 坐上一見開言向 說道是 胆大的賊人你是听

我想你 來此並非是偷盜 分明是 把玉棠白爺你看輕

這如今 就便打你心也 代我來 認准此人送在獄中

他這里 走下席前奉目看 他把那 挈賊之人反喝一声

說道是 尔等造下這不赦 這個人 是我相交的展仁兄

他這里 迎面失礼又賠罪 走上前 親手解去了綑綁繩

扭回頭 眼望柳青把仁兄 急忙的 來見這勒封的御貓

當下與柳青相見罢展爺是又氣又惱又愛玉棠的武藝又想

着玉棠雖然元知舊審芳芳之面俗言道宰相腹内把船橫還

是收服與他回京見色公為上莫若且你不語

伯玉棠 手拉展爺把哥！叫 並非是 小弟胆大輕視兄

携手腕 同入席前陞在首坐 伯玉棠 雙手擎着酒一鐘

叫一声 哥！你飲盡盃中酒 我玉棠 回稟仁兄有個情下

展仁兄 不肯賞臉吃這盃酒 我小弟 就死陰曹我說不敢

論交友 你是為長我當然敬 論歲數 小弟是弟尊駕兄是

論文學 我在哥！的門前搬 論武藝 八仙過海各顯能

展護尉 雙手接來一氣飲盡 又听得 五鹿白爺把話明

昨日裡 小弟在開封畧使計小 色大人 傳家三寶到我中手

今日裡 大哥到此也无別事 大概是 奉命討取宝三宗

在席間 我與大哥撒下個賴 有句話 同着柳兄要說個

少時節 俗弟兄人人同去看 那宝匣 小弟收存在石洞

仁兄你 看明了來踪與去路 借二人 全憑武藝賭上個

三日內 你将那宝匣取到手 伯玉棠 跟隨仁兄進汴京

見聖駕 殺剛存留恁我的命 展大哥 加官受職你報功

三日內 若是宝匣你到不了 那時節 休說玉棠無有情

特意來 我修盖一所外書室 脩盖完 需等仁兄住內中

將才時 某與柳兄所說的話 想大哥 必然听到你耳中

這比齣 莫言大哥是南俠義 就便是 四義三俠也不能

非是我 義中第五我說大話 兩為者 天下皆知有個人

人之良惡也... 且亦不語

久以後 大限來時身落世 留下這 聲名傳與那後人鳴  
想人生 電光之火一般樣 不多時 轉眼之工就是一生  
活在世 三寸氣在千般用 到臨期 一旦無常是萬事空  
細思想 經文論武拜公相 少不得 臨死回頭也落個空  
無論那 大小官員與百姓 據我想 算來都皆是一樣同  
想人生 一世裡 作高官 遇好事 逢好友 穿好衣  
吃好食 飲好酒 發好財 無非是 這一生作着是好夢  
總不如 作好事 積好德 担好險 留好名 傳與那  
後世人 大家好听 我說的 酒後言 二位哥 你們想自己  
說夢話 古至今 作夢者 大家皆是一般同 伯玉棠

雖年青 我早把 世界事 兜俱看透 讀古書 易古理  
有富貴 合金銀 莫若有名 二位哥 莫怪我 酒後言  
我多說些 醉話却是此好言 偕三人 一同去 石洞中  
觀看那 異寶三宗 說畢時 站身形 他三人 忙邁步  
一同都 往外邊走 走甬路 過小橋 前行來到 那座石洞  
見寶匣 鐵鎖練 原來是 懸古懸掛 在石樑 這玉貓  
進石洞 一抬頭 就看見 那寶三宗 白玉棠 送展爺  
去到那 氣死貓 中歇身體 他原來 倒鎖門 他回身  
復又轉 至了 且說那 氣死貓 却是 兩個白石洞  
週圍的 石柱子 盡是石 且不言 展爺 困在了 石洞內

再說那奉命出差的二爺

此回書說的是色與奉命搬取方老先生與小姐綉鴛包與代

領駝轎自乘馬匹跟隨差人名喚張成在路行程曉行夜宿那

日已到嘉興縣衙行文縣主發文撥對官地與寧媽！養老又

到方宅住宿一晚送銀兩緞足與寧媽！謝媒諸事完畢起身

竟奔州大路而行

不言這方老先生老運轉單說那監禁石洞的展英雄

雖然是美酒佳餚不離口石洞中監禁正！酌兩酌工

這位於爺心中焦燥長嘆氣想不到彩鳳遭困也不得明

我展某身死此地如蒿草有誰人送信到開封稟色公

展御猫正自發恨心急燥忽听得洞後有人向了一声

他說道說話可是那一位我請問爺上你貴姓與高名

將才時提說一句開封府小老免聞听腹內吃了一驚

請問爺高名貴姓說與我我把這蒲腹冤屈對你說明

我就便身死此處臭塊地我的這冤枉冤哉望何處明

當時展爺听了這話向一声受困之人姓甚名誰何方人氏所

為何事監困此地你若向其家姓展名招字表雄飛開封府的

武士你有冤枉只管訴來某若出去自有道理你自對我實言

展爺說罢只听那邊受困之人一声長嘆說老爺在上听小人

這老兒長嘆一声說听我我家住金華村中名喚陳容

我平生膝下无兒只一女 他的娘 上年辭世赴了幽冥  
皆因是寒舍消殺難度日 我女兒 業經受聘在寧波城  
皆因是道路遙遠不能娶來 所以才 特送小女把好事成  
只因為顧覓船支無錢鈔 小老兒 以圖盧宅善人的名  
我顧船 言明送至芦花蕩 為的是 求一支善船途程  
那晚得 遇見于家弟兄兩 他原來 竟是善人的名惡人  
哎呀老爺呀小老兒奔至此間打听着芦家的善船却是于家  
弟兄二人掌管我仝小女上船于大就說同到庄上說個謝字  
見一見庄上的五員外誰知進得宅內大院我並不知將小女  
送至何地他二人待我酒飯小老兒過意不去他向我說要將

小女說與五員外為妻他雖是當世的英雄是我不敢從命小  
如免原本有夫之婦如何使得故此他弟兄不悅才將小老兒  
監禁洞中將盡二日之功小老兒苦之急矣

展護尉 聞听老者一夕話 把一位 展爺氣的他瞪双睛  
說道是 老者不必多焦燒 以時間 玉棠到此我問分明  
果然是 匹夫真有這件事 少不得 回明了相爺發大兵  
將此庄 前後俱用兵圍困 不怕他 白玉棠還有什麼能  
這展爺 說着：心越恨 忽听得 看洞之人他哼一声  
只听得看洞之人接窻回道說我家五員外來了展爺說來得  
正好不知他二人說此甚店且等下回交代

有燈無月不悞人

有月無燈不算春

不展芳尊開咲口

如何瞞得此良辰

且說展爺聞聽玉棠來到氣的他咬定牙根說來得正好我正  
要問：這個匹夫

展雄飛 立目橫眉把玉棠叫 罵一声 匹夫行事不公平

我只說 年青才高你文學廣 誰知你 貪淫好色恁意行

你真是 人面獸心你不行正 這不就 欺了金棠令兄的

你也曾 在五義庄上稱好汗 行此事 怎見盧芳與蔣平

這如今 你在庄上是寄居客 怎見那 盧家嫂！與姪童

這雄飛 越說心中他越發惱 只听得 玉棠開言尊展兄

你說的 這些話語我全不懂 勸仁兄 莫把總言耳中听

自古道 君听總言是臣廢命 居家礼 父听總言子决情

親戚听知俱踈遠 交朋友 若听總言断交情

你看我 堂々七尺奇男子 休將那 三寸舌尖是非听

常言道 殺人都不容見血 大丈夫 莫把總言耳中听

將才時 仁兄所說這些話 我玉棠 听着一概不得明

望仁兄 竟把实言对我訴 你把那 就里情由細細

展爺說你不必巧言現有对証我且問你既要定婚這男婚女

配是人间之礼須要門当户对有冰人媒証你為何反托奴戶

于大提親與陳老兜硬作媒人將有夫之婦與你說親這是你

我大丈夫該作的麼

白玉棠 聞所展爺一夕話 氣的他 无明火起就往上冲

問一声 大哥此話從何至 豈不就 埋沒了豪杰美英雄

我玉棠 果然若有這件事 竟把我 永入輪迴不得逃生

忙吩咐 洞中放生這老者 大家去 同審于大在五義廳

到洞中 親自請出展獲尉 他二人 攜手攬腕就往前行

不多時 前行以至客廳上 在席前 立將于大他問分明

于大說 員外不前來托我 這件事 原奈出在我的心中

白玉棠 正在廳把于大審 忽見那 管家盧忠他回稟明

白玉棠 一見盧忠來回話 他這里 站起身形向了一声

當下白玉棠叫声管家有何話說只見盧忠說前二日老奴就

要回明只因員外公忙未得回稟自從柳員外奉荐于得于方

弟兄又個來此掌善般之後老奴耳聞水面之上甚有不法之

声名昨日他二人以員外為名竟要掛站陳家之女是老奴聞

着此信將陳家女子送至內宅回明安人若依公子就要拿問

于家弟兄却是安人阻住且看柳員外奉荐之面還分付老奴

回稟五員外與柳爺知道看是怎樣發落

白玉棠 听罢盧忠這些話 氣的他 滿面通紅他瞪双睛

忙分付 家人下手齊拏戶 你眾人 莫叫于方他逃了生

所之邊 速將于方加立打 似這等 去法无天壞我的名



象家人面下動手將于得綁坐上的玉崇白爺向聲柳兄

此二人既是柳兄你奔荐豈不知他們素日的好與忠

金毛鼠望着柳青問必話到把個面白的判官臉通紅

叫一声五弟不必心急且看我親自動手來問口供

這柳青一怒之向忙迈步傍邊里家人打于得按流平

不多時又將于方也拿住白面判眼望着陳老向一声

說道是偕家且與你出氣却認得是他于家的弟與兄

陳老者功解員外莫動怒求員外放我父女早些逃生

為這事考打他二人却是怕的是他到限怨我陳容

柳青說這却不干你的事他若是心中不伏來問柳青

白面判手論大棍往下打打的他皮肉肉綻他血流紅

打完必玉崇在所上叫盧求大人王法森嚴且莫容情

就說是玉崇挈戶一水求大人王法森嚴且莫容情

不言這盧義奉命把于送五義廳付把于芳綁上了繩

當下伯爺怒氣未息又命打了于方五十大棍展爺反來勸解

那老者也來跪求這才松放了于方攆出不用問一声展爺可

明白了此事參透了底總然小人門不法也是我不查之過現

今大哥不在家下此庄就有不法之事叫我玉崇唯見嫂之之  
面再往下說又怕爺爺无先故此止住口不說白爺急命盧忠  
領出那女子與他父上船行路又將方才之稟稟明了安人暫

怒玉崇失查之罪盧忠答應去不多時回來回稟說老奴回了  
安人將女子交與他父安人賞他又個元宝叫我回稟五爺早  
送他父女到寧波為上恐悞吉明玉崇听必正自思想只見盧  
義回來交代送于得之事白爺就命盧義送他父女早至寧波  
命盧忠取銀一封以作粧奩之敬當下陳家父女叩謝展爺與  
白爺即忙全盧義上船而行這里五義所擺上酒宴一全飲酒  
不多特酒盡席散白爺又請展爺且歸石洞歇息借弟兄明日再見  
這且慢講單言這陳家父女被盧義相送上船行有二十余里  
天色黑暗船不能緊走只听後面有人叫到前船慢走員外差  
我前來有一信盧義聞听拿船慢行等候元來後面是一支小  
划船飛的一般趕向前來盧義一見來頭不好他奔至後船尾

嵩等那船不多時船來切近只見來人却是于方原睜二目手  
提剛刀跳上善船口中說不干你事我特來殺陳容定將那髻  
鬟苗下

這盧義聞听于方這些話氣的他雙眉緊皺他眼睛紅  
他這里手指于方開言罵罵一声無恥因徒你任意行  
二人在後稍之上動了手盧意他又去兵刃他手內空  
他二人一來一往船尾上這盧義一閃身形他脚登空  
這于方望前緊跟兩三步只听得撲通盧義他落水中  
這于方一見盧義落水內他這里直奔前倉喊叫連聲  
轉到那前船又把前倉奔這內中掌船的稍公豈肯容

他二人 在自前艚動了手 陳老免 站在倉中喊叫連聲  
這稍公正與于芳征战陳容在倉中喊叫救人那救人這稍公  
如何是于方的對手被于方一脚踢入河內手舉剛刀竟往陳  
老迎面就砍

這于方 對准陳老劈面砍 忽听得 有人前來他喝一聲  
說道是 賊人休得你無理 善河中 豈肯容你來行凶  
這于方 聞听有人來相救 他這里 舉目抬頭他看分明  
但只見 對面來了人一個 見那人 蹤至艚頭他把刀迎  
這惡賊 拋下陳老把那奔人 兩個人 刀架刀迎是响連聲  
只听得 兵兵邦邦連声响 原來是 刀對刀聲是帽火星

不多時 付又來了人一伙 齊上手 把于方打到上了繩  
陳老免一見急忙上前拜謝只見這些人你不必謝我等我們  
將賊人掣到我艚上你父女也搬到我們船上去到了寔堡見  
我家公子再謝不遲要知端底下部分解

